

谭秀江： 当前公共艺术更多缺乏地方文化精髓

随着互联网的发展，人与艺术品的互动早就突破了物理的现实空间，而转变为现实空间与影像虚拟空间并存。尤其是受疫情的影响之后，当暂时不倡导人们过多地聚集的时候，人们的视线转移到了网络空间，直播的、视频录制的或者人机交互的多种形式。创作公共艺术不再像以前单一地考虑人们在现场的感受，还要考虑网络渠道上世界各地网友的感受。在粤港澳大湾区美术家联盟副主席谭秀江看来，“这是公共艺术在新时代最大的一个裂变，这对艺术家要求无形中变得更为苛刻，或者受众的审美也变得更挑剔。”同时，在谭秀江看来，目前公共艺术潜能远没有凸显，艺术家才能也没到全面呈现的时机。

■收藏周刊记者 梁志钦



■广州某创意园的公共艺术，曾是网友打卡网红点。

简介



谭秀江

1985年毕业于江西师范大学外语系，1992年毕业于广州美术学院版画系，先后获学士与硕士学位；1998年考入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，攻读古建维护与修缮专业，获工学博士学位；2001年至2002年在英国卡迪夫大学威尔士建筑学院（建筑环境研究中心）从事博士后研究。现为广州美术学院副教授，粤港澳大湾区美术家联盟副主席。

公共艺术不能太冒进 需要雅俗共赏的条件

收藏周刊：您观察到的公共艺术情况如何？

谭秀江：可以说，国内公共艺术的潜能远没有凸显出来，艺术家的才能也还没有到全面呈现的时机，这也有不少深层的原因，公共艺术首先不能太冒进，它需要具备雅俗共赏的先决条件，民众的接受性与代入感变得非常重要。可以说，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在街头巷尾摆着的作品，几乎很难称得上艺术，或者我并没有把他们当作艺术来看待。

收藏周刊：那在您看来，存在公共艺术这样一个概念吗？

谭秀江：当然存在。在欧洲古希腊、文艺复兴等不同时期的很多作品，包括壁画、雕塑都是公共艺术。包括米开朗琪罗的天顶画《创世纪》，雕塑作品《大卫》，达芬奇的《最后的晚餐》等等。

收藏周刊：那我们古代建筑门口那些石狮子、石鼓，算公共艺术吗？

谭秀江：那也算。只是当时没有这个叫法。

公共艺术强调参与性与互动性

收藏周刊：您感觉现在的公共艺术与以前的，发生了怎样的变化？

谭秀江：公共艺术强调的是参与性与互动性，随着互联网的发展，人与艺术品的互动早就突破了物理的现实空间，而转变为现实空间与影像虚拟空间并存。尤其是受疫情的影响之后，当暂时不倡导人们过多地聚集的时候，人们的视线转移到了网络空间，直播的、视频录制的或者人机交互的多种形式。创作公共艺术不再像以前单一地考虑人们在现场的感受，还要考虑网络渠道上世界各地网友的感受，这是公共艺术在新时代最大的一个裂变，同时对艺术家要求也更高了，以前民众观看公共艺术基本局限

在现场的几个角度，但是现在无人机航拍技术流行之后，可以无死角地观看并互动，这对艺术家要求无形中变得更为苛刻，或者受众的审美也变得更挑剔。

收藏周刊：现在公共艺术存在些什么问题？

谭秀江：现在的公共艺术更多的是缺乏表现所在地方文化精髓的态度，更多的是硬性的嫁接，公共艺术实际上是一种情景重构的艺术形式，它的出现是要告诉周围的人，这里的文化过去的样子以及对未来的构想，因此，如果没有足够深刻的文化内涵，是做不好公共艺术的。

公共艺术在中国 象征意义比艺术价值重要

收藏周刊：为什么会有越来越多丑的建筑？

谭秀江：负责批准这些项目的人，大多不具备基本的审美素养。而设计或者创作这样建筑的人，多来自国外，而建筑本身则是他们对国内某些地方文化的理解。因此，出来的结果容易水土不服。

正如维特鲁威所说，最好的建筑都是从地里长出来的。这就是我们的木构古建筑千百年都这么和谐的原因。因为这些木材都是地里长出来的。欧洲上千年的建筑也一样，他们主要用石头，因为那边很多地方盛产石材。而今天，几乎都用钢筋混凝土代替，而这些总让我们感到突兀，因为这都是工业化之后的产物，是人工图方便快捷而被广泛使用的材料。因此，出来的效果始终很难跟大自然相融合。

对于生态资源的利用，北欧是做得最好的，尤其是北欧的民居，并非那里的地标建筑，这里有个关键，就是当地政府与建造者的契合度问题。

收藏周刊：还有一个现象，现在每个城市的CBD几乎都趋同了。

谭秀江：现代建筑，在利用钢筋混凝土以及铝合金这样的材料上，的确已经有了成熟的模式。而且建筑外形也趋于



■南昌八一大桥建于1997年9月。大桥外型雄伟壮观，巍巍高塔与两岸高楼对应。南岸桥头石雕黑白双猫，北岸桥头铸铜双狮，曾在网络上引起讨论。



几何形体，更多的就是一个方盒子、圆柱体。女建筑师扎哈的作品会好一些，她还会利用当地的自然界的元素来设计，成本会很高，但她的作品，往往在美的形式上容易被同行认可。

无论是西方的《建筑十书》还是中国传统建筑的《营造法式》，都可以说是建筑的过去式，不得不承认，这些建筑样式跟我们今天的经济发展确实存在巨大的差异，现在稍微有一点野心的建筑师，几乎都不会再考虑跟这二者联系太紧密。毕竟无论是西方古罗马时期的建筑，还是我们古代的建筑，标志性都太强了。如果用，基本直接搬过来复制就好，比如某社区是罗马风，某社区是希腊风等等。如果要想从这里面找到一些突破，那是很难的，可以说，传统中的经典都是用来遵循的，而不是突破的。

收藏周刊：对“广州圆”的评论曾众说纷纭，但也有不少人说越看越顺眼，您怎么看民众的审美变化？

谭秀江：这个建筑造型本身，并谈不上艺术可言。一开始人们觉得丑，主要是从艺术的角度评价，现在慢慢接受了它与周围环境的存在，尤其有一点，它被引申的寓意暗合了民众求发展，甚至致富的意愿，“大铜钱”“大金钱”成了它在民众谈话中的代号。这一点很重要。这是我们国内的公共文化的特别之处。无论是古代的石狮子也好，或者屋脊的一些装饰也好，几乎都有特别的寓意，可以说，在国内，公共艺术实际上很多时候跟民俗文化是离不开的。一件作品如果跟民众那种“趋吉避凶”的心态不吻合，那就很难为民众一致接受，也可以说，公共艺术在中国，象征意义比艺术价值更重要。